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

農村通訊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 × × × × × × × ×
 × × × × × × × ×

農 村 通 訊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之一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〇一六號

社會科學叢刊 農村通訊 (全一冊)

◎

定價銀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華書局

(八三八四)

序

這一本小冊子共有三十篇「農村通訊」，是本會半年來在新中華雜誌上所發表的農村通訊較精彩的一部份。本會理想中的「農村通訊」，是有它的特殊風格的，這三十篇文章，大部份可以代表我們所希望的特殊風格。我們理想中的「農村通訊」，是要適應一般大眾，底要求；當着經濟恐慌的時期，處於半殖民地的大眾，都渴望對於中國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有一種正確的認識。大眾的要求是要明確地認識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社會現象。可是，這種要求絕不是枯燥的統計表冊和龐雜的經濟理論所能滿足的。「農村通訊」底使命就想補救這種缺陷，要純客觀地將農村的經濟生活表現出來，使得複雜的農村社會易於認識和分析。它不但提供可靠的農村經濟實況，而且具有很濃厚的興趣，這就是說，它一方面運用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同時採取報告文學底特長。所以，「農村通訊」不但要成為社會經濟學家底參考資料，也要成為一般研究文學藝術學者底可愛讀物。總括起來，「農村通訊」底特殊風格有下列四點：

評。

1. 在文字上，它運用生動的筆調，描寫農村的經濟生活；
 2. 在內容上，它引用扼要的數字，表現農村中的社會關係；
 3. 在體裁上，它不是煩瑣的隨感錄式的遊記，而是精彩的社會內層底素描；
 4. 在篇幅上，它不是冗長的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而是短小緊湊的經濟實錄。
- 本會很樂於介紹這樣的「農村通訊」來與讀者相見，並且誠懇地歡迎讀者底贊助和批

二十三年八月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農村通訊目錄

序

桂林六塘的勞動市場	暮橋(一)
高利貸支配下的滑縣農村經濟	西超(五)
廣西鎮邊縣的白苗	凌煥衡(九)
「蒙古江南」之臨河縣農村	曙明(三)
浙江臨海縣漁民生活	仲民(八)
從許昌到鄢陵	作周(三)
浙江崇德縣農村視察記	懷薄(二七)
廣東澄海縣北灣鄉農村情況	耕叟(三)
南通的農村	湛然(四)
蒼梧農村雜記	端(三七)

廣西土官田祠堂田村鎮公田的佃耕制	再生(四)
山西崞縣農村經濟概觀	農經(五)
山東嶧縣的南鄉	黃魯珍(五)
山西壽陽縣燕竹村的枯竭景象	涼農(五)
浙江象山農村經濟概況	林味豹(六)
一個落後社會的素描——廣西思恩縣	端(六四)
寶山縣的「脚色田」	顧惠民(七)
新廣西的烏托邦——墾殖水利試辦區	雨林(七五)
江都新益鄉的流動市場——「集」	適時(八一)
「太公田」與廣東農村經濟	虎子(八四)
浙江麗水縣的農村	韋任之(八八)
安徽盱眙縣東鄉的農村概況	鄒萬皖等(九)
大地主統治下的江都新洲垸民生活	適時(九七)

山東嶧縣的麥秋·····	魯 珍(一〇二)
商業資本籠罩下的新化農村·····	杜 勞(一〇四)
五台山的僧侶地主與農民·····	劉獻之(一〇九)
山東莒縣西北鄉的許村·····	李 鼎(一二)
浙江平湖的蠶桑業·····	吳曉晨(一二五)
廣東陽江縣對岸村的漁民生活·····	徐永桓(一二九)
新化的茶·····	杜 勞(一三)

農村通訊

桂林六塘的勞動市場

慕橋

六塘是桂林南路一個大市；街長舖多，商業繁盛。我們飯後散步，津津有味地談着各地農村中間的風俗人情；談到六塘的農婦擺行，（待僱女工排列街頭叫做擺行，下同。）更覺心嚮神往。今天（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恰恰又是六塘圩日（廣西的農村市場大多三天一集，圩日就是集日。）因此打早起身，約着幾位同學去作六塘之遊。

走出校門，天還沒有大亮；田野靜悄悄地，連叱牛犁田的聲音都沒有。越過馬路，走近山腰，才隱隱聽到校中傳來的起身號音；這時我們大約已經跑了六七里了。附近農夫下田做工，大概不十分早；我們跑了半點多鐘，還未看到半個人影。一直走到大中圩旁，才有幾隊人在田中插秧、犁水、犁田；三三兩兩，數目不多。過了大中圩不遠，遇到四個農婦。年紀大概都有三四十歲光景；背上各自背着一個包袱，和一個龜殼似的篾夾菜的雨具。走得很急，一望而知就是我們所要看的僱

傭女工。『你們是做什麼的？』我們故意問着。『哈哈！插田呀！做什麼？哈哈！』（插田就是插秧）他們笑着回答，大概是笑我們太外行吧！再過一個山岬，唵！十個、八個、一二十個、三四十個、一隊一隊，像黑螞蟻般迎面而來，從我們的身旁擦過，或向岔路而去。個個都是戴着背着包袱和一個禦雨的東西；裝束一律，比我們旅次行軍還要整齊一點。每隊都有一個撐傘的男子，大概就是僱主。我們數了一數，一共有一百六十多個農婦，可惜沒有數僱主；回想起來，大概也有十幾個人。至於沿着別條道路走去的，那就不知多少。

我們急着前進，想去看擺行情形；可是趕到圩上，已經散了。只有十幾個人站在一家小炒店裏，再有十幾個人還在巷外排着，散在圩中的也有十幾個人。『你們是插田的麼？』我又問着。她們對我瞪了一眼，看我穿着一套灰布軍裝，大概恐怕要挑『兵擔』，所以一言不發地掉頭去了。我們覺得沒趣，所以再不敢向她們詢問。只得轉向街頭巷尾，去同那些苦力談談。知道每年分秧時節，六塘擺行女工，每天總有五六百人，多時竟在一千以上。插田是女人的工作，所以這時擺行的全是婦女。到了割禾時節，完全是用男工；所以那時男子出來擺行，沒有一個女人。

六塘的街道很不整潔；天雨路滑，弄得我們的草鞋污穢不堪。我們跑進一家小雜貨店去買

草鞋，碰到一個中年店主，老實大方，趁此機會問問本地的僱傭情形。他說擺行時期約有一月，從立夏到芒種；最多的時候，整天有人擺行。工資沒有一定，要看供求的情形來定高低。高的七八吊（約合毫洋四角），低的一吊也有。住在僱主家裏，一天吃飯三餐；回家住宿的早些完工，所以只吃兩餐。飯菜只是青菜豆腐之類，沒有肉吃。她們出來擺行，都是成羣結隊；要僱就得全僱，不許一個一個選擇。所以不問老少，工資都是一樣。工作時間，從早上七點以前做到晚上六點以後，總是點燈吃飯。少婦少女大多不肯住在僱主家裏，所以她們只在鄰近做工，不敢跑得太遠。

這些勞動婦女的來源，自然貧農常占絕大多數；她們不管老少，都要去受人家僱傭。不過有些中農甚至富農人家的婦女，只要不受家庭拘束，也會跟着人家出去擺行；這是極少極少的少數。一年中間，插田就是她們獨一無二的賺錢機會；貧苦婦女要想貼補家用，小康婦女要想積些私蓄，自然不肯坐失機會。而且出外做工，要比關在家裏自由一點；這是少婦少女出去擺行的次要原因。廣西有句俗話：『男子望收穫，女子望插田；』因為秋收豐歉，對於她們（這裏是指小康人家的婦女）沒有多大關係。地主人家的婦女，甚至會有『錢越多，田越多，笑死丈夫，累死老婆』（這是她們愛唱的山歌）之嘆。只有出外插田，能夠撈到幾個金錢；而且也只有出外插田，能得

幾天自由；這就難怪她們這樣趨之若鶩了。

這時青青的田間已有許多勞動婦女一行一行地在那裏插秧，她們活潑輕快；想起前天本校師生實習插秧情形，真覺有點慚愧。

回到校裏，看見許多同學站在李樹底下，頭向短牆外面望着。『喂！做什麼？』『做什麼？你聽！』原來他們在看外面女工插田，一縷縷清脆的歌聲，正從田間傳來。同學們都傾耳靜聽，比較上課時候還要注意一點的。確，插田的女人也會唱歌的！可惜離得太遠，聽不出她們到底唱些什麼。

晚飯以後，還想出去聽聽農女歌聲。跑出校門，雖然插秧還未完畢，可是不再唱歌，大概已經過於疲倦。

上文是節錄吳萬和、韋若松兩位同學的日記而成；有些地方因為行文便利起見，稍加改削；但仍保留遊記體裁，以免失實。作者因被工作牽制，沒有親自去看，這是一個遺憾！

僱工擺行，本來並非桂林的特點。就我所已經知道的而論：平樂、荔浦一帶，農忙時期，大多僱傭興安、全縣、灌陽，甚至湖南跑來的遊行工人。柳州、北流等縣，也有遊行男工，擺行待僱。武鳴秋收時候也有僱工擺行，男女都有，尤以青年女子為最多。其他各處，雖未一一調查，大概也很普遍。

俄國改革時期，精明的地主跑進僱工市場，慣用手杖去撥僱工的布袋，假使裏面裝滿麵包，他就掉頭而去。假使麵包吃完，已成一個空袋，他就提出苛刻條件，廉價收買這些急貨。廣西很少地主經營，所有僱主，大多只是富農中農，因為他們同是農民，多少總要客氣一點；大概不致於像俄國地主那樣毒辣吧！

(一九三三，二一)

高利貸支配下的滑縣農村經濟

西 超

河南人有兩句很流行的話：『濬縣人愛玩田，滑縣人愛玩錢；』這意思是說濬縣多地主，而滑縣則在高利貸者支配之下。滑縣位於新鄉之東，從新鄉趁道清車至道口，改乘人力車，半小時便可到滑縣城裏。在黃河水淺的時候，開封有長途汽車直達滑縣。將來新濮（新鄉至濮陽）和濮濟（濮陽至濟南）兩路通車後，東西的交通當可更加便利。

「放賬舖」和「押當舖」城鄉林立，那是商人和地主們經營高利貸事業的機關。在公安局登記過的「放賬舖」已有一百多家，押當舖二百多家；其他不公開而暗中營業的還不在少

數。向放賬鋪借錢，非有抵押品不可，通常以地抵押，或以田內的花生、棉花等等抵押。月利普通四分，甚至有五分的。期限最長十個月，短至六個月。到期不還，便將指定的田地或田內出產物沒收，絲毫沒有情面可商。押當鋪裏只能以衣服、家具等押當，利率及期限和放賬鋪相仿。所不同者就是向押當鋪裏問訊的往往是些更貧苦、更可憐的農民。

商人、高利貸者、地主，在中國農村中是「三位一體」的。所以高利貸勢力猖獗的結果，必然地促使土地集中。滑縣全縣有地百畝以上的地主，至少在四百戶左右，最多的擁有田產六十頃，合六千畝。近年來自耕農淪為佃農的趨勢，日益顯著。近城的第一區，地主更多，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乃人人周知的事實。全區耕地一、五〇〇頃，而有地一頃以上的地主佔有耕地大約二五二頃左右：

土地	戶數	佔有土地畝數
一一二(頃)	七〇	一〇五(頃)
二一三	二〇	五〇
三一五	六	二七
五	三	七〇
總計	九九	二五二

即百分之〇·五的人家（全區一九、四八五戶）佔有了差不多百分之十七的土地。而同時，在第一區「放賬鋪」和「押當鋪」也是相對的多。

城裏的地主完全將地出租給農民，每畝收租麥一斗，秋二斗。（每斗約合二六市斤）住在鄉村裏的地主，往往採用一種「工價制」的形式，自己經營農田。在這種形式下，貧苦的農民往往攜帶自己的農具，吃自己的飯，在地主的田裏工作，並不拿工資，而和地主分糧食。普通秋是三、七分，地主得七成，農民得三成；麥是二、八分，農民僅得二成。這種地主經營，很像俄國在大規模機器工業沒有出現以前，紡織工業中一部分的工作由僱傭勞動者用商人的工具來執行，另一部分由有工具的手工業者用商人的原料來做一樣，他們的經營中一部分工作由農業工資勞動者來執行，另一部分是由有農具的農民在地主的土地上來做，前者被稱為「僱工」，後者被稱為「夥計」。「僱工」常處於領導的地位，可以指揮「夥計」。有些自己下田參加耕種的富農，便把這種指揮的責任自己負擔起來。

地價很低，好地每畝只二〇——三〇元，中等地一〇——一五元，下等地二三元也無人過問。近年來買賣的情形大不如五年前暢旺，許多農民不等到買賣，已經從抵押典當的過程中失

掉他們土地的大半。抵押借款，除向「放賬鋪」去借之外，直接向地主去借的也很多，有時利率比較「放賬鋪」還要高。田地抵當出去以後，便須歸得主耕種，三年或五年以後，失主可備價贖回，但實際上到了期往往無力贖回而找絕的佔多數，能贖回的恐怕不到半數。有時，因為田價高了，便向得主贖回後再轉絕給第三者。

滑縣農民唯一的副業是織布，四年前還常有陝西客人來收買，每年收入着實不少；現在則銷路大減，除掉自穿自用外，出賣的簡直很少。農村工資的低落，反映着勞動力的過剩；長工全年工資八〇——一〇〇串（兌價七、八串），即最高不滿十三元。日工忙時八串，閒時五串還無人過問。因此，前幾年往[]山西去的人很多，他們一去，往往就很難再回故鄉。

稅捐的繁重，更逼得農民走上破產之路。除地丁和漕米的經常負擔外，臨時的攤派往往超過幾倍。一九三二年要算攤派少的年頭，而第一區區公所經手派的捐，有一萬七千六百多元。

綏靖公署借餉洋

軍費折價

救國捐

戶籍印花等款

區民團經費

總計

四、一六六·五五元

三、一五〇·一八元

三、〇一一·三五元

二、二〇六·〇〇元

五、〇九〇·〇〇元

一七、六二四·〇八元

區長們多數是地主或富農出身，他們派款時不浮收濫派已算上，但他們決不會讓自己和其他的地主們吃虧。滑縣十個區長中，有地一頃以上的三個，兩頃以上的五個，四頃以上的一個，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地主。當然，他們中間免不了有幾個還兼營商業或高利貸事業。

八月中旬黃河的決口，使滑縣南鄉和東南鄉千百個村莊都淹沒在無情的狂流裏；直至最近，還有三十萬飢寒交迫的災民在水中掙扎！

一九三三，十二，十八；於滑縣。

廣西鎮邊縣的白苗

凌煥衡

鎮邊縣境僻塞，南連越南，西界滇省，北接思陽，東鄰靖西，全境多山，土壤礫瘠，未經墾殖之荒地頗多。人民五方雜處，除漢族外，有獠人、獯、苗人之分。就中以苗人之生活爲最簡陋，文化爲最落後，其生活情況和我們漢人相較，頗多特異之點。可惜他們深居荒山，很難實地調查，現姑就記者在靖西間接詢問所得，寫成這篇簡單的通訊：

苗族之派分，有紅苗、白苗、斑苗三種；這裏所述，僅及白苗。但他們大概情形類多相似，於此亦